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51 ·
語言·文字類

言語學概論

沈步洲著

語言學概論

張世祿編

語言學論叢

林語堂著

意義學

李安宅著

上海書店

林語堂著

語
言
學
論
叢

本書據開明書店1933年版影印

弁言

這三十餘篇論文，是十餘年來零零碎碎斷斷續續隨時發表彷彿講學的文字。五年前因窮賣與開明書店，隨後偶有關於古音的著作，也收入集中；其中有幾篇不曾發表過的。開明排裝如發寒瘡，有五六一發的，有數月一發的，也有每春復發的，而我校對也差不多以四季氣候爲轉移，五年於茲，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果然校完，可見人不可無恆心。

這些論文，有幾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國時所作，脫離不了哈佛架子，俗氣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討厭。其時文調每每太高，這是一切留學生剛回國時之通病。後來受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了教育，脫離哈佛腐儒的俗氣。所以現在看見哈佛留學生專家架子十足，開口評人短長，以爲非哈佛藏書樓之書不是書，非讀過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也只莞爾而笑，笑我從前像他。這幾篇中能刪改的字句，已被我刪改了。

關於上古方音的論文有一篇「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本應收入此集中，與「燕齊魯衛陽聲對轉考」並讀的，但是因爲已登載「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出版）依例於五年內不得轉載他處，所以只好抽出。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自序於上海。

目錄

古有複輔音說	一
前漢方音區域考	一六
古音中已遺失的聲母	四五
支脂之三部古讀考	五七
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	八二
周禮方音考	八八
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	九二
漢字中之拼音字	一三三
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	一四三
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	一五四
答馬斯貝囉論切韻之音	一六二
珂羅偈倫考訂切韻母隋讀表	一九三

閩粵方言之來源	二〇〇
關於中國方言的洋文論著目錄	二二三
印度支那語言書目	二二八
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	二三九
北大方言調查會方音字母草案	二四九
方言字母與國語羅馬字	二六八
漢字索引制說明	二七三
漢字號碼索引法	二八一
末筆檢字法	二八三
圖書索引之一新法	二八八
新韻建議	二九七
新韻例言	三〇一
新韻雜話	三〇五
分類成語辭書編纂法	三〇七
編纂義典計劃書	三二四

論翻譯	三三
關於譯名統一的提議	三四
論注音字母及其他	三五
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	三五
辜恩的外國語教學	三六

古有複輔音說

中國今日的語言，普通沒有複輔音（「複輔音」如西洋語言中 plan, plow, cloud 的 pl, cl）

所以素來的古音家未嘗有古有複輔音的假定。所以他們雖遇有極明顯複輔音的證據，往往當他們爲疊韻字之變相，或只是反切之一例，無論如何總是對他們無正當的了解。故如「螳曰突郎」，「洪邁

（容齋三筆）只以爲本於反切；「詩以不來爲狸……爾雅云不律謂之筆」劉玉麐（雙齋遺稿）

說「皆反音也」；宋景文筆記反說一句很有意思的奇話：「孫炎本俚俗作反切，謂團曰突樂。林逋詩：

「團樂空繞千百回」是不曉俚人反切而變突爲團，亦其謬也。」我們不但不相信孫炎作反切係本

俚俗，並且絕對不能承認變「突樂」爲「團樂」有什麼謬與不謬之可言。以今日我們知道外國文的

眼光看他，「突郎」「突樂」「不來」當是含著複輔音無疑，應拼做 tang, tuan, lai(hi)。在中國

古語之真相未明時，我們很不應該斷定其必與今日中國語之面目相同（如章氏說）。這有兩層緣

故。第一，因爲我們所研究的時代與今日相去甚遠，在二三千年前難說這語言沒有經過一番大變化。

第二，因爲中國文字素來非用字母拼音，所以就使古時果有複輔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來

（譬如用羅馬字母拼音便可一目了然，無待詳辯）。我們切不可因爲「看他不着」便以爲「沒有

這回事」因爲「不見」便以爲「無有」字體構造上少了這種明白的表示，當然是研究中國古音人的不幸，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用間接的方法去考證研究他。

研究古有無複輔音的途徑，大略可分四條：第一，尋求今日俗語中所保存複輔音的遺跡，或尋求書中所載古時俗語之遺跡。第二，由字之讀音或借用上推測。第三，由字之諧聲現象研究，如 p, t, k 母與 l 母的字互相得聲（如「路」以「各」得聲而讀如「路」）。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語言做比較的工夫，求能證實中原音聲也有複輔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條暹羅語中 *khlong*（意爲一卷，一圓筒）能證明中國語「孔——窟窿——孔竈」的關係以外，未能多引例證；此外如漢朝經音家直接的證據也是一條無有，但是漢朝實已太遲了，要聽我們老祖宗說南蠻駮舌的話，非遠超周秦而上不可。我們能有幾條長言，短言，急言，緩言，語聲在前，語聲在後，實是偶然的幸事，非可勉強求之。

按古有複輔音說，英國支那學家 *Falkins* 已經說過，但是他所靠的只是諧聲上 p, t, k 母與 l 母互相關連的一事，雖然據理類推似爲切當，而孤這一條，我們總覺得不足以充分明證此新奇的假說。我研究此問題的發端，實與 *fonks* 相同；於未知氏學說時已由諧聲現象引起我的注意。後來由各書中找得各種證據，材料漸多，而此新說似漸覺可以成立。但是所缺憾的，就是書中所找出來關於方言的紀載，未能全數由今日之方言得其實證（所能證實如今日上海北京「孔」俱作「窟窿」的極少）。這方言上的實證有極大的用處：一，因爲發音狀態非耳聞不可，書中漢字所表，於音聲上未

免有點模糊（例如「滴韻」之發音）。二，若果書上所說的不誤，當然有於今日方言證實之可能，殊不應因循抄襲，而無獨立的客觀的觀察。且方言中亦應有同樣之例，為未經文人所記述保存的。所以這篇文的一方面目的，也是希望能得海內同志，賜以證實此說的方言材料。

在未把證據列明以前，我們有一樣須明白或是須研究的，就是幾個疊韻語的歷史。「孔」一語之外既有「窟籠」，又有「孔籠」「孔籠」就是疊韻語。至於此疊韻語何自而來，逆測當是出於「窟籠」由單音字「歧分」為雙音字，*Klung* > *k'ulung* > *k'unglung* (*durch Spaltung*)。中國語好用疊韻語，非疊韻語可以變成疊韻，而已成疊韻的似乎不容易把此重疊之韻失去，所以說「窟籠」變入「孔籠」比「孔籠」變入「窟籠」較合理之自然。疊韻（就是所謂 *Vokalharmonie* 並不限於中國語）本是由非疊韻變來的，如「學生」之讀為「學宣」，（方言卷三，陳楚之間凡人習乳而雙產謂之釐孳……趙魏之間謂之學生，郭音「蘇官反」）「堀坎」之變為「圻坎」（儀禮既夕記，堀坎注「今文堀為圻」）廈門話「龍眼」（即桂圓）之讀為 *cong-geng* > *leng-geng* > *lieng-gan* > *lieng-gan*。此種「孔——窟籠——孔籠」的變化，也不過是「韻變」(*Ablaut = vowel gradation*) 的現象與西洋語言的「韻變」無甚相差，「孔籠」就是「圓滿級」(*Vollstufe*)「窟籠」就是「縮減級」(*Reduktionsstufe*)。我們還有幾條同樣的例，如下：

孔——窟籠——孔籠

團——突變——團變

頂——滴類——頂類

螳——突郎——螳螂

○——突礪子——魁礪子(傀儡)

但是疊韻字的發生歷史，不必盡與複輔音字有關係。倘是沒有明白複輔音的證據，我們不能單靠疊韻證明該語之原有複輔音。我們今日知道有一個「目」字是名詞，又有「目略」(「看」)一語是動詞(方言卷六，視吳揚曰略，郭注，今中國亦云目略也)我們切不可據「目略」的疊韻而構定「目」字的複輔音。

還有一樣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爲「螳螂」是最古就有的字，是比「突郎」近古。「螳螂」古時確有這種音，但是從古人造字方面推究，我們是找不出來「螳螂」比「突郎」近古的憑據。(按同一「韻變」的「轉語」可以同時並在，如西洋的 *ablautreihe*，同時同一方言中可有「窟籠」而又有「孔寵」，既有「縮減級」而又有「圓滿級」這是很應該的。)從造字一方面考究，我們很難看出來古人是讀「螳螂」或是讀「突郎」。因爲古人並不造「螳螂」兩字，只造一個「娘」字，而寫「堂娘」時借用「堂」字，猶如古人單造一個「瀑」字而借用一個「布」字以表白「瀑布」。我們固然可以據章太炎一字重音的例，讀「娘」爲「堂郎」，然而也未嘗不可讀他爲「突郎」(一音)。我們須知道

「孔竈」的「竈」字是後人加造的

「團團」的「團」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團」）

「螳螂」的「螳」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螳」）

「頂額」的「額」字是後人加造的（又作「額」）

「穹隆」的「隆」字是後人加造的

古人只有「堂娘」「穹隆」「團團」「頂」「孔」的字樣而已。

（二）古今俗語中之憑據 我現在先把各書中所找出來有關於這問題的俗語，依聲母次序敘述於下，然後再說讀音，假借，及偏旁諧聲的證據。

（A）關於 *ki-(o)* 音的：

（1）「孔曰窟籠」宋景文筆記。又江南志書太倉州「翻語爲字者」條「孔爲屈籠」嘉定縣志也有。今日北京上海話都有 *kuung*（指孔）這個話。廣韻董部有「竈」字，注「孔竈穴也」這便就是「窟籠」的轉語。按「孔」「窟籠」「孔竈」俱有「洞」的意思，而轉入「長曲」意義的還有「穹」「穹隆」「弓」「簞籠」（車篷）等字，「穹窿」尚有「鼠穴」的意義。在暹羅語這個字已經明明白白含著複輔音，非如今日京語之「窟隆」而已。*kloung* 圓筒也，*kluang* 空也，有洞也，*kuang* 寬敞也，皆華文「孔」之轉語。

(2) 「角爲砑落。」古今圖書集成方言什錄之三（未考實）

(3) 「圈爲窟鑿。」同上，又江南志書「圈爲屈鑿。」堂案俗語中應並有「圈鑿」一語，廈門

方音中的「圈鑿」不過是「圈」字動詞的「狀」(notes) 指輕快隨便的動作，不在此例。

(4) 「雲曰屈林」孫穆雞林類事（圖書集成方言彙考引）按雞林辭源以爲卽新羅，未

知確否，而依孫穆所誌雞林的話都的確與中國話有相關連，如「佛曰孛而」而「筆曰皮盧」明明是與爾雅的「不律謂之筆」相符。

(5) 「鋼爲鋼鑿。」說文「鋼」字解爲鑄塞，注「鑄銅鐵以塞隙也。」今日北京話補銅鐵鍋，叫做「鋼路鍋。」

(6) 「窟鑿子亦名魁鑿子。」雞肋篇。按「窟鑿」卽今日疊韻的「傀儡。」這或者只是疊韻字與本問題無干。

(B) 關於 p. (三) 音的。

(7) 「不律謂之筆」爾雅釋器。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說文三「聿」字下說「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字下說「秦謂之筆。」此與郭璞所說地方不同。孫穆雞林類事說「筆曰皮盧」可見得中國以北也有這個話。

(8) 「狸之言不來也。」儀禮大射儀「奏狸首」鄭注方言「貉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

郭注「今江南呼貉狸音丕。」聚珍版方言載東原案「貉狸轉語爲不來。」堂按鄭說狸之言不來最能使我們明白古時狸字的呼音。諸聲上最奇怪的現象就是「狸」字由「里」得聲而兼有「釐」「藎」二音，「藎」（古「埋」字）「藎」也同是「埋」音，「狸」字也有「釐」「埋」二音，此Li, bai（埋廈音bai）二音互相孳乳的關係應當如何解釋？有人以爲「狸」的「埋」音非得聲於「里」，但是既然如此，第一，何以同一字而有兩音？第二，何以古時「里」字也有借做「埋」字用？（莊子則陽「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本作埋。」）第三，更奇怪的，何以無論「狸」字讀爲「釐」音，或是讀爲「埋」音，俱有「埋伏」「埋藏」的意義，可見得Li, bai二音的關係，並不是全出偶然的。（「狸」字讀爲「釐」音，依說文解爲「伏獸似狸」，今日的狐狸也是伏獸的一種。讀爲埋音如周禮族師「相與葬狸」，又周禮用東西沉在水裏祭川澤叫做「沉」，用東西埋在土裏祭山林叫做「狸」，「藎」字解爲「風而雨土」「雨土」也不出於埋伏昏晦的意義，所以說無論讀Li, bai，皆有埋伏之義）若是我們假設「狸」有「不來」的古音，由「不來」而轉入「埋」音，也不過如郭璞所謂「江南呼貉狸音丕」及「窟籠」之轉入「孔」同類的例而已。

（9）「風曰孿纒。」雞林類事。說文風從虫凡聲，凡聲本是收u音凡韻。（這地方說文固然不定可靠，然而也不能說是出於情理之外。）劉熙釋名釋天「風竟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

風汜也。……「汜」字也是收音m陷韻，劉熙舉他以與「跟口開唇」的「放」字相對，可見「合唇」二字所指乃指收m音。又「風」字在詩經用韻上共見六次，而惟有與「林」「心」「南」「欽」收m字爲韻。又「葦」「嵐」二字風聲而在覃韻，讀如「南」此正與以上「孛纜」的「纜」音相符，按章太炎文鈔（卷四頁四十八）說：「江寧言風音猶作方林切。」所以風字古有葦，南「ab」音，事實上似甚明瞭。既是如此，又不能不相信「風曰孛纜」孛的一句話了。據我的意思這個不但幫助我們明白「葦」「嵐」何以有「南」音，並且使我們較易懂歷來最難解的「風馬牛」三個字，「風馬牛」或者就是「婪馬牛」（服注「牝牡相誘謂之風」）「婪馬牛」當然是「不相及」的了。

(10) 「蒲爲勃盧。」方言雜錄按越絕書「拔勃盧之矛」勃盧矛名。至於禮記中庸「蒲盧也」的「蒲盧」及後漢書班固傳「於是發鯨魚鏹華鐘」的注說有獸叫「蒲牢」這都是疊韻字，但或者與矛名「勃盧」不無轉注的關係，因爲野人矛上常有野獸的雕像，帶有迷信的作用（如以上所引後漢注的例便是），因其有「蒲盧」的像或圖畫而名他爲「勃盧」。方言雜錄所謂「蒲爲勃盧」未知是否指方言中蒲葦有此稱呼。

(11) 「蓬爲勃籠。」全上。（未考實）

(12) 「槩爲勃闌。」全上。（未考實）

按此外方言雜錄尚有「旁爲步郎」一條，此語未知出自何處。倘是所指的是「走廊」的「步郎」，當然不能牽強附會做「旁」字解，不知道今日方音是否果有「步郎」的話。今日北京土話「旁邊」叫做「旁畢喇（喇上聲）兒」(pa'ng²-pi-la²-er) 很有可參考的價值。又史記周本紀「惠王閔」，索隱說本作「母涼」，這雖與以上的例有點兒類似，而「母」字虞韻與以上「勃」「不」「屈」等字截然不同，又「閔」之爲「母涼」，或者就是與「越」爲「于越」「吳」爲「句吳」「叢」爲「贅婁」「邾」爲「邾婁」同例。又今日廣東話中有 *hamblang* 一成語（意思爲「全」「都」）似含有複輔音的痕跡，但是其原因何自而來，未曾加以詳考。

(C) 關於 *sl-(dl-)* 音的。

(13) 「團爲突樂」江南志書。宋景文筆記論林逋詩變「突樂」爲「團樂」的話，我以上在這篇的開頭已經提到了。「團樂」的話在今日話中當然是有；我想若詳細考查「突樂」的話也應該有，因爲江南志書有記他。

(14) 「蝗曰突郎」容齋三筆，可見得宋時尙有此語。「突郎」就是「蝗娘」的轉注語。古只有「娘」字或者就是要代 *slang* 一音字。

(15) 「頂爲滴顚」方言雜錄。按「滴顚」字樣他處未見。但是廣韻頂字下說「頂顚頭上」玉篇「顚」字說，「頂顚也」。「頂顚」應爲「滴顚」的轉語。

(16)「鐸爲突落」全上。(未考實)

(17)「禿說禿驢」廈門方音發音爲 *tut-lu* 或爲 *lu*。

(二)讀音及異文的憑據 此外從讀音及文字借用上，我們也有些古有複輔音的指明，第一，就是「禿」字依說文从禿省來聲，一音來而又一音部。我們很應該問：此字既讀「來」何以又讀「台」？
經籍纂詁「部」字下引晉書音義下說「禿音部，在始平，一音來。」又史記周本紀「其母有部氏女」正義「部一作禿。」此等「禿讀曰哈」「禿讀與哈同」「禿」字或作「哈」「哈即禿，古今異字耳」地方甚多，俱見經籍纂詁部字下。我很要知道今陝西的武功縣故禿城在本地地方音如何讀法。

春秋莊公三年左氏作「公次於滑」公羊穀梁並作「公次於郎」桓十七年左氏公羊「及齊師戰於奚」穀梁作「及齊師戰於郎」我們固然不敢很大膽的據以上「勃籠」「突樂」「突郎」的例說古音應爲「滑郎」(以解明「滑」「郎」異名同指一地)然而我們要記得此種的解釋不是完全無理的，因爲春秋諸傳屢有以一字代表雙音地名的，如「邾婁」作「邾」之類，所以「滑郎」作「滑」「郎」並不爲奇。並且我們要記得如趙坦(春秋異文箋作者)依據韻補以「滑」爲皆部入聲，而以支脂之……古音皆爲一部，可與陽唐通轉的話來解明「奚之轉郎」與「滑之轉郎」是絕對不通的。兩個不通假定之中，還得以「滑郎」的假定爲較近情理。

(三)文字諧聲的證據 我們從以上既得了多少明顯古有複輔音的證據，現在來論偏旁諧聲